

◇ 轻叩名门

万伯翱

常香玉下放



常香玉

常香玉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州大地豫剧的头号招牌，她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高潮中，她率领的豫剧团唱红大江南北，也尝尽了千辛万苦，捐献了一架“常香玉号”（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任名）苏式米格15战斗机，用行动支持艰苦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那年她芳龄28岁。

她的豫剧我有幸欣赏过，她吸取了河南曲剧、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的长处和旋律，还大胆吸收国剧——京剧唱腔和武功，比如梅兰芳和杨小楼的名剧《霸王别姬》中的舞剑和唱腔，她都边唱边舞边思考结合自己的表演和唱腔而完美地表演出豫剧剧目。这就是她自己常说的“有容乃大”广采博纳，称自己的豫剧流派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派”。她的拿手代表剧目《花木兰》、《红娘》经她的“嫁接”改造，就有了自己的特色表演，舞美、音乐中的“新妆”和迈出常派“新步”了。《花木兰》剧解放不久即拍成了电影戏剧片，让全国人民一睹她的英武芳容和豫剧唱腔。

她在豫剧现代戏上也颇有成绩。豫剧现代戏实际上比现代京剧“八个样板戏”成名还早。在河南以至全国都熟悉的名剧《朝阳沟》，不但被她在1964年元旦领衔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总司令等开国领袖的观赏和上台接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朝阳沟》也拍成了戏剧电影。那时在我下乡的河南西华县农场放映时，竟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观剧（影）高潮，银幕两边麦场上都坐满了人后，年轻人就上树攀着树观看，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农人边看边跟着唱的奇观；银环的：“清粼粼的一股水冬夏不断——”，栓保的：“那个前腿弓后腿蹬——”，及拴保娘银环娘见面时的“亲家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唱段！优美通俗的唱腔深深打动了中原广大城乡人民，他们都和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了。

文革开始的1966、1967年，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术家、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侮辱，常香玉在劫难逃。她和其他豫剧演员、京剧演员、话剧、歌舞剧编导演和省市文联领导及诗人作家统统被赶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下放之地就是我当知青的西华县黄泛区农场。最受社员和农场职工关注的就是“常香玉来咱黄泛区农场了！”三五成群、二三十人成队地到她下放的农场园艺场来看大名鼎鼎的“花木兰”、“红娘”到底是啥模样？看到一身蓝色衣裤、头戴草帽、身体微发福、大眼大鼻的素面常香玉，群众还要争先恐后向前要零距离再仔细看看这位“豫剧皇后”。不少围观群众情不自禁地说：“你就给咱们唱一段吧！过去只在电影上见过，今天可看清楚了”，常微微一笑一口地道河南话：“对不起大家，领导只让我们好好劳动改造不让俺唱呀！”

群众仍不依不饶：“唱段革命样板戏，总中了吧？”“我没改造好，样板戏咋能唱好！”她仍笑着谢绝了。我碰见了她也只能点个头招呼一声即刻走开，后来她念初

中的小女儿五毛来到农场看望母亲，凑巧编在我所在二队六组采收苹果。我们拉起了家常，知道她父亲陈宪章已被抓起来进行了“群众专政”。

在我的记忆里，1968年常香玉在农场劳动，农场职工并没有开过大会议批判过她。秋天她被分配到果园看守果实，而且是有个老工人跟着监护。她很认真上班早到，下班晚走。虽然劳动量不大，但看护果园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在小道上阻止行人走入这两三千亩大果园，绿树红果一望无际遥接蓝天，稍不留神就会有周围农民和小孩钻进去摘吃果子呢！那一年，土质丰厚的农场，中原气候温和，加上风调雨顺，农垦职工四季的施肥，植保打药辛勤劳动的大果园，也是一片人欢马叫丰收在望景象。常仍是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从不捡摘苹果吃，要吃就花钱买。就是同班警卫劝她：“老常，天气真炎热，咱们口舌干燥；你也真辛苦了，吃个苹果解渴润润嗓子吧！”她都会坚持纪律“不能吃公家一个果子”！

当然她有时看见下放的京剧武生团在果园自挖沙坑，练武功翻打跌扑生旦角清晨喊嗓，练腰腿基本功，她也对演员们说：“中国戏剧源远流长，岂能长期无有用武之地？”她女儿曾私下对我说：“我妈只要扮上‘花木兰’登台亮相就必须有观众！你信不信？”

后来看管慢慢松了。她也和大家打成一片了，她同班的老高告诉我：“老常在没人的果园深处，也开始练习腰腿，跑跑园场、喊几嗓子，练起了她的戏剧基本功了！”否则她不会在1977年元月，粉碎“四人帮”不久的首都新闻界第一个万人以上迎春大会上，满怀激情地用豫剧唱腔，底气十足地唱出郭老（郭沫若）的新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2004年国务院授予常香玉为“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 闲情书斋

杨沫

我的君特·格拉斯

德国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拜互联网，这消息很快传到中国，我所在的一个个作家、诗人微信群，在之后的两天开始刷有关格拉斯的消息、介绍、演讲、访谈、评论。各大报纸及其公共微信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介绍、纪念格拉斯的专栏，一时间恍如十五年前格拉斯获诺奖的年份，甚至此次的信息覆盖面比当年还广，这位“德国战后文学的旗手”，在被冷落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重被推到前台，他的《铁皮鼓》再次被议论，他那篇诺奖演说辞再次被广泛地复制和引用。可能因为报纸的时效性，我看到媒体引用的格氏言论大多来自这篇演说辞，以及瑞典文学院对格氏的评论和总结：“他肩负起回顾现代史的艰巨任务。唤醒人们所否认、所遗忘的一切。”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时，我对君特·格拉斯一无所知，尽管王小波提起过他，但这位突然离世的作家更推崇的应该是杜拉斯和她的《情人》。君特·格拉斯被我忽略了，直到他因获诺奖被全面翻译推介。我最先读到的是《猫与鼠》。那本小书竟让我读了一个多礼拜，这当然不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活着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但读过这本小书之后，之前看过的那些作品在我视野里都模糊了。如果说过去我读到的那些伟大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浮士德》只能让我跪拜的话，这本《猫与鼠》让我长吁一口气：“这就是当代名著！”很快，我又看到了那位敲着铁皮鼓的小奥斯卡。他目睹了战前和战时的德国，以个人视角（一个流浪汉的、被抛弃和边缘化的视角）描述了二战史，以拒绝长大，做个人的抵抗。我相信，书中所描述的就是作者眼中战时的但泽（作者的故乡），那样一种强度和硬度的现实，必须通过变形和某个深刻的隐喻才能表达到骨

头里。“他找到了奥斯卡不愿长大这个隐喻，并让这个人物不断敲响铁皮鼓。”这是我的发现——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文学学徒，在名著中偷偷学艺，自我教育。这个据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拉什迪语）的《铁皮鼓》，就这么让我摸到写作的边界。

又转过一年读到格拉斯的《狗年月》，还是纳粹上台和覆灭那段“狗年月”，还是藉此“追溯受难者、失败者和各种人们希望抛诸脑后的谎言”，作者继续充当“揭开被捂住伤口的那个人”。之后，我又读到他的新著：《我的世纪》。这是由100篇短篇小说构成的历史长卷。小说从1900年一个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的自述开始，到1999年作者的母亲103岁自白结束。这本书让我明白，长篇小说也可以这么写。又过了几年，再拜互联网所赐，看了电影《铁皮鼓》（1979年版，沃尔克·施隆多夫导演），而且看了不止一遍。这就是我阅读君特·格拉斯的简历，而这位作家对我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

格拉斯那篇日后对我有深刻影响的获奖演说辞，不知是因为海南岛闭塞还是当初根本没被刊登过，我在它发表十年、或更久之后才看到。“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这就像一位文学教父在一个信得过的课堂上告诉你，“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真理”，我们这些被灌过铅水的大脑，被不断夯打又突然落空的心脏，因为被撬动而带来的惊慌失措，而带来的迷惘和愤怒，也许会抚平不少，也许会清明许多。

我们这代文学学徒幸运的是，在学艺期间，这个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相继引进国内：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伯纳科夫，远一点的乔伊斯、菲茨杰拉德、伍尔夫。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文学教父，在我们经过的日子里谢世。去年是马尔克斯，今年是君特·格拉斯。这些养育我们心灵的大师就像一座图书馆，像一肚子学问和人生经验的教父，我们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滋养和恩惠而从未有机会表示感谢，这篇小文就算是对大师的最后道别。

◇ 一地鸡毛

王毅贤

误会“大红袍”



1994年。彼时，我已翻过几本茶书，知乌龙茶中名头最大者为“大红袍”。很想领略其味，奈何遍觅不得。一日中午，不期在成都东风商场（现已改为“商业场”了）的茶叶专柜与之迎面相遇，顿时眼睛一亮。记得那包装颇似一条香烟，黄底红字，极为醒目。同香烟一样，一条十包，只是每包较香烟略厚。问其价格，30多元一条。搜索囊中，仅20余元，忙问售货员，能否拆零，售货员回答不能。环顾左右，无一熟人，只得怏怏而去。

居家大慈寺附近，离东风商场原本不远，本待下午去取，怎奈那天下午单位有事，事情办完，已是晚上，商场早已关门。

次日上午9点，兴冲冲直奔商场的茶叶专柜，什茶俱在，唯独“大红袍”不见了踪影。忙问售货员：“‘大红袍’在哪里？”售货员用手一指：“那边。”我急奔“那边”而去。到了“那边”，却见是一片干杂销售区。心中狐疑：茶叶怎会摆在这里？用目光细细搜索：干海椒、大蒜、桂皮、花椒。我猛然醒悟：四川有一种很有名的花椒叫做“大红袍”，售货员是当我买花椒了。返回茶叶柜，向售货员解释：“我

不买花椒，是买茶叶，这里昨天摆的那条‘大红袍’茶叶呢？”“哦，你问的是茶喙！那种茶不好卖，昨天下午退货了。”急忙追问下落：“退到哪里去了？”“那是他们的事，我咋晓得？”

失之交臂！昨天中午在家里拿了钱为什么不马上返回呢？追悔莫及而心犹不甘，想起北门有一个名茶门市部，我曾在那买过几次乌龙茶，于是，回家骑上自行车直奔北门。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有，而且不止一条。失而复得的欣喜涌上心头。架好车，趋近细观，欣喜之情顿减。虽大致一样，但观其外包装，较东风商场那一条却粗陋得多，底色没有光泽，红字暗淡无光。明知是伪劣产品，忍不住还是买了一包（这里可以拆零）拿回家中冲泡，汤色暗红，毫无茶味。

女儿近些年研习茶道，不时带回一些茶中良品供我品尝。数月前带回了“大红袍”，令人惊奇的是，与20年前我在东风商场见到的那一条“大红袍”的包装竟毫无二致（价格当然贵多了）打开纸盒，剪开里面的铝塑袋，但见茶叶俱焦黑的条索，极干，似乎已经炭化。冲泡后汤色淡红，品饮，并不觉得特别好，明显感到缺了鲜爽之味。女儿告诉我：“‘大红袍’是武夷山岩茶，香型属陈香，你不能用鲜香型乌龙茶的标准去衡量它，裁定它。”经她导游，品饮数次之后，这才在一个陌生的景区渐渐觅到了佳景并悟到了它的意境。

现在想来，当年即使在东风商场购得了那一条“大红袍”，饮用后也并不一定会觉得它有多好，因为“经验”早已制定了“标准”，它显然不在这标准之内。

◇ 市井烟火

汪秀红

美人从来不天然

上周，擅长保养的好友送了袋日本姜粉给我，叮嘱我每日清晨在空腹喝完蜂蜜后，再喝一小勺的姜粉，并且天天服用酵素，让皮肤维持在最佳状态。当天，我奋发图强，回家后便火速喝了一支胶原蛋白，趁热打铁又喝了一支酵素，余下的时间，又回归到了随时喝茶喝咖啡的状态，而那袋姜粉，目前尚未开封。

最近，有一部名为《甜蜜青春》的“美妆”韩剧，剧情重点关注化妆，每集一个妆容，大体讲述女主角如何在男生临时约会，找工作压力大，熬夜失眠等皮肤状态不堪的状态下，凭借化妆，时刻保持美艳动人的故事。本着行业精神，我一集一集地研究下来，发现每次的妆容都是层层叠叠地推进，却最终打造出天然的感觉，底妆注重水分，脸蛋太干燥时就往粉扑上喷水，营造出自然水润的肌肤，眼妆的部分则强调了眼线和睫毛的重要性，画出一双清新明亮的眼眸，口红更是必不可少，甚至可以当应急的腮红，随时酿造天生的好气色。

曾有人算出一笔账单，大体是养成一个美人每个月的花费，从护肤保养到置装打扮均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的确每一个看起来天然的美人都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维系美貌。在发达的科技时代，改变女人面貌的有时不是时间，而是对自我的松懈。

君不见年过40岁的李嘉欣，虽然顶着“史上最靓香港小姐”的头衔出道，却十分不敢松懈自己，时常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而现年39岁的赵薇在事业家庭春风得意之时，穿衣品位更上一层楼，比起以往的随意，她如今的每次造型都堪称经典，每一个天然出生的美人都在积极努力变得更好。年龄对女人来说，不再是时光的惩罚，你可以随着时间变得更好，前提是你要花时间让自己变好。

这个周末，当我立正在跑步机上接完加班的电话，犹豫片刻，还是坚持跑完五公里再去开会。我相信美人从来不天然，你看到的傲人身姿，绝非大吃大喝得来，你看到的光洁皮肤，绝非胡乱涂抹得出，每个严格对待自己外貌的人，岁月都将对她们格外宽容。